

原始思维对《山海经》长生思想的肯定

涂晓燕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To be longevity is the ideality of the whole human beings. There are myths in every folk which represent human beings seeking longevity.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is called as a abundant depot of myth. This book denied the phenomenon of death by decribing life prolonging, long life, longevity and celestial being.

Key words :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longevity primitive thought primitive religion

内容提要 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共通的理想,各民族神话中都有体现人类追求永生的传说。《山海经》被称为“神话之渊府”,在保存了大量神话资料的同时,也通过对增寿、长寿、长生乃至成仙的描述来否定死亡现象。

关键词 《山海经》 长生 原始思维 原始宗教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共通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原始宗教或许是我们人类文化中可以见到的最坚定最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1]各民族神话中都有体现人类追求永生的传说,比如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史诗描述了英雄吉尔迦美什在朋友恩启都死后历经艰难,经先祖乌特纳庇什指点在海底捞取了不死仙草,归途中被蛇偷吃的故事。人类因此失去了永生的可能。“不死草”到了希伯来神话中以生命树的形式出现,它只属于天堂。印度的上古诗歌总集《梨俱吠陀·苏摩酒》(第9卷第112首)中称“苏摩酒”为天神之甘露,可赋予饮用者超自然之力或永生之力。各民族神话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山海经》被称为“神话之渊府”^[2],其成书时间向来争论颇多,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成书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也有上溯至商周乃至虞夏的。该书不是一时一人创作而成,这一点学界倒是达成了共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看法:

“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3]。在这里不讨论《山海经》是否体现了“发展总过程”,仅探讨其中对死亡现象进行否定时流露出的原始思维。该书主要通过对增寿、长寿、长生乃至成仙的描述来对死亡进行否定。

经中对死亡否定主要提到了以下方法。

一 通过简单的技术性手段获得长生

1. 食用植物长生

(1) 不死树

《海内西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不死树。”“不死树”,郭璞注:“言长生也。”

(2) 《中山经》:“大魂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蓍而毛,青华而白实,其名曰繇,服之不夭,可以为腹病。”郭璞注:“言尽(益)寿也。或作芙。”

2. 通过骑某种动物增寿(文马、乘黄)

(1) 文马

《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

旁。”

《海内北经》再次提到文马,指出其有增寿作用:“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② 乘黄

《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通过服食某种植物以达到永生,是各民族古老神话中求得长生的主要手段。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后,上帝将他们撵出伊甸园的同时,在园子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通往生命之树的道路,其目的是防止人类服食生命树获得永生。吉尔迦美什按照祖先指示捞取到的不死草也是一种植物。通过服食植物达到永生,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比起后世的炼丹、服丹长生,更为原始、自然。

骑鹤、乘龙升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长生手段,与这里通过骑乘文马、乘黄增寿,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手段相同,均以动物为骑乘对象;二是目的相似,都与希望突破生命极限的理想相关。张光直先生以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人兽母题”:“中国古代美术中常见的一个符号便是人兽相伴的形象,我们在这里不妨叫它做‘人兽母题’或径称之为‘巫觋’母题,也就是环太平洋地区古代和原始美术中常见的所谓 alter ego 或‘亲密伙伴’的母题。”^[4]那么在这个母题中,人与兽各代表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人便是巫师的形象、兽便是巫的形象,巫中以龙虎为主”^[5],按照张光直先生的推理,兽是作为巫师通天地(亦即通生死)的助理出现的。由于张光直先生以出土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社会(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的文物为证,因此用“人兽母题”来解释骑乘增寿的思想应该不属于牵强附会。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骑乘增寿并不象后来道教养气以体轻,然后再骑乘升仙,也就是说,骑乘是没有前提条件的,骑上去就能增寿。这种没有复杂要求的增寿手段反映出的思想也就更为原始。

二 通过巫(灵)山实现天地人神沟通获得实现长生的可能

《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袁珂先生认为此登葆山即为天梯:“登葆山盖天梯也,群

巫所从上下者,‘上下’于此天梯也。”^[6]

《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

《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袁珂先生怀疑此灵山即巫山:“灵山,疑即巫山。”^[7]

萨满教的世界普遍认同这样一种宇宙观,那就是宇宙是立体而多层的世界,天地之间有宇宙支柱支撑着,同时又凭借这种宇宙支柱沟通宇宙各层。“这种突破是以一种通道作为标志的,正是藉此通道,从一个宇宙层面到另一个宇宙层面的过渡才成为可能(从天国到尘世或从尘世到天国,从尘世到地下的世界);与天国的联系通过某些宇宙模式来表达,这一切都被视为宇宙之轴,即支柱,被视为梯子,被视为山、树、藤、蔓等等。”^[8]通过这种媒介,人可以与神沟通,并且获得长生的可能。“巫山”郭璞注:“天帝神仙药在此也。”袁珂先生认为:“郭注‘神仙药’者,当即是神仙不死药也。”

由于神话思想和宗教思想有共同的来源——原始人类的生活,因此很难在他们之间划上泾渭分明的界限,指出哪些是原始神话观念,哪些又是原始宗教观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巫山是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天梯、宇宙树的具体表现形式。《山海经》中对巫山的描述反映了原始的宗教思想。

三 不死和能复生的奇国异民

1. 不死国

(1)《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

《大荒南经》中的不死之国、《海内经》中的不死之山,根据郭璞注应与不死民所居为同一地点。《大荒西经》有“三面一臂”的不死人,《海外西经》、《大荒西经》提到的轩辕国人长寿。

2. 无^启国、鱼妇

(1)无^启国

《海外北经》:“无^启之国在长股东,为人无^启。”郭璞注:“启,肥肠也。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薶之,其心不死,百廿岁乃复更生。”《海外北经》:“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

《大荒北经》之无肠国、无继国,袁珂注:“无无国已见《海外北经》,云:‘无肠国其为人长。’”“此无继(国)即《海外北经》所记之无纒国(今字作无

臂,诼也)国,‘无啟’即‘无继’也,说见《海外北经》‘无臂国’节注。”同指一国。

(2) 鱼妇

《大荒西经》:“有鱼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经中对于不死国、无臂国,都没有谈到不死和复生的原因。通过郭璞的注,我们得知不死民之不死是通过服食,而无臂国的复生,注中只是说“其心不死”,至于为什么其心不死,无从得知。经中没有直接说明不死原因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可以认为作者是将其看作是异国奇民的本然状态。

把不死和复生都当作自然而然的事,这一点需要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进行观察才能明白其所以然。“死亡从来就不是自然的。这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南北美洲、非洲与亚洲的稍有点儿文明的部族所共有的信仰。”^[9]在原始人看来,死亡可能是由于神灵的影响、巫师的力量、或者鬼魂的作用等等,但肯定不是来源于自然原因。

“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是原始死亡观的一项基本内容。”^[10]“(原始人)尚无因果必然性概念,他们并不把死亡看作人类固有的一种必然属性。”^[11]对于原始人而言,自然死亡是不存在的,所有死亡都是横死。原始人的生活状态远非《庄子·马蹄》描述的“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那么美好,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危机四伏。正是在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中,原始人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以此对抗对死亡的恐惧。“他用以与死亡相对抗的东西就是他对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坚定信念。”^[12]

既然死亡不是自然的,那么永生才是自然的,不死之国、不死之人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坚信“不死”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不死”并不需要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山海经》以这种方式坚决地否定了死亡,同时对生命进行了坚定的肯定。这种对生命的肯定符合原始逻辑思维,是原始蒙昧时期思维痕迹的残留。

至于复生,根据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当孩子生下来时,这就是某个确定的人再度出现,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在再度赋形。任何一次出生都是转生。”^[13]生命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人与动物、植物在生命的社会里地位是平等的。依照原始思维,这个生命社会遵循着同时性秩序,原始人既是人,也可以同时是水生动物或者长尾鹦鹉^[14]。

生命要成为一个连续整体,这个生命社会需要同时遵循着连续性秩序,因此婴儿的出生并不是直接由受孕引起,而是由于婴儿魂钻入了母体。“因而,正如死亡一样,出生也只是由一种生命形态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15]按照这种思维,复生和长生一样不需要借助什么手段,它也是一种自然的事。

后人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对增寿、长寿、不死、成仙进行了补充性描述,描述的手段主要以服食为主。1. 服食玉浆、玉膏成仙。郭璞注《西山经》太华山、《中山经》少室山时提到其中有玉浆、白玉膏,“得上服之,即成仙。”“得服之,即得仙道。”2. 食用植物长生。《大荒南经》中的栾木郭璞注明其为“神药”。《海外北经》中的甘祖,袁珂引《神异经·南荒经》注:“或见而食之,即为地仙。”3. 获得仙境中的不死药物实现不死的理想。《海外南经》中的小人国,据袁珂所引《神异经·西北荒经》注,可知这种小人可以作为药物而服食。以上三种手段都是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一类“通过简单的技术性手段获得长生”。由此可看出,即使是后人注中涉及的长生手段,仍然原始而自然。

结论:通过对《山海经》中长生不死方法和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山海经》反映出了远古时期的原始思维、原生性宗教思想,这是后世难以伪造的。由于远古时期人类的思想很难从物质的角度还原,因此根据《山海经》中的神话可能勾勒出人类远古思想的大致轮廓。

[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 2003 年,第 137~138 页。

[2] [6] [7]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巴蜀书社 1996 年,第 264、454 页。

[3] 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 年第 4 期。

[4]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320、323 页。

[8] 罗马尼亚·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第 23 页。

[9] [13] [14] [15]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268、330、70、330 页。

[10] [11] 段德智:《死亡哲学》,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4 年,第 29 页。

[12]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 2003 年,第 139 页。